

“我们对疫情过后的企业发展,对未来市场的潜力,很有信心”

中小企业复工记



图为王雪儿通过直播演示钢琴指法。

本报记者 赵昂摄

本报记者 李丰 邹偶然 刘友婷 赵昂
 本报通讯员 康元

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数量的99%,提供了半数以上的税收和六成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面对疫情的好转,各地中小微企业在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开展复工复产,保障员工待遇,而他们的积极努力,也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政府帮我们招了不少工”

叶得胜 贵州清达服装厂负责人

“我在这里,平均每个月能拿到3500多元工资,做得好有5000多元呢。”3月19日,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惠民街道易地扶贫搬迁点的扶贫车间里,带着口罩的搬迁群众彭强艳,正和工友们开心地忙碌着手中活,裁剪布料。

“我这里有80多个搬迁过来的农民工工作,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企业完全有可能扩充到500人左右的规模,但是没有场地。”贵州清达服装厂负责人叶得胜对记者说,企业生产的衣物都通过物流渠道发送到福建晋江总厂,然后出口到俄罗斯市场。虽然每件衣服的成本比在福建平均增加了2元左右,但依然有盈利空间。

疫情发生后,不少贵州农民工选择在本地就业,而贵州一些县市发动基层利用安置

点闲置门面、办公用房吸引东部沿海地区小微企业开办扶贫车间,与农民工在家就业的需求正好对口,有的小微企业甚至出现了产能扩张但缺乏场地的情况。“我们测算过,要想实现再进一步的盈利,用工规模要在500人左右,政府也帮我们招了不少工,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场地容纳更多工人。”在叶得胜看来,这个时期正是沿海地区服装生产、鞋帽厂进军西部地区的好机遇。

截至去年底,贵州省完成188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在很多地方,居民楼下就是扶贫车间,随着复工复产,当地群众开始了“楼上带孩子,楼下挣票子,居家过日子”的生活。

“一次不用跑”就获得备案

黄三豹 浙江省乐清市新城南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

“因为企业所在地防控需要,出门跑备案很不方便。”眼看企业即将开复工,温州乐清市新城南表面处理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三豹却一筹莫展。大量员工返岗需要“返岗证明”,企业复工也需要办理备案,这些都成了他的心头难。

就在黄三豹一筹莫展之际,企业所在的小微园乐清环保产业园复工了。助企服务员付士林为他送来了复工备案资料及企业员工所需的100份返岗证明。“有了这些服务,我们只要安心生产就可以了。”黄三豹感激地说,才几天工夫,企业已经迎来了60多名员工,企业恢复产能接近50%。

阅读提示

我国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替代。面对疫情的好转,各地中小微企业在遵守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开展复工复产,保障员工待遇,而他们的积极努力,也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随着《温州市小微企业园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指南》的颁布,温州永兴南园小微园为园内137家企业整体打包,向属地街道提交备案确认,园内除部分企业因重点疫区员工无法返岗复工外,其余都开工了。短短几天内,温州全城71家小微园全部复工,1957家小微企业“一次不用跑”获得联片备案,联片服务,实现联片达产,迅速复工复产。

考虑到小微企业在复工过程中遇到的痛点,温州市及时出台《小微企业园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指南》,统一制定小微企业园管理方案,发挥小微园推进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主阵地”作用,为园内企业提供“备案制+负面清单+承诺制+现场服务”,解决复工复产后顾之忧。有了这个指南法宝,温州各个小微园区内的企业,无须再自行向属地政府提交备案,相关手续全由小微园区负责申报,让企业主实现“跑零次”复工,加速盘活“末梢神经”。

“确保沿途不落下一名工友”

叶智林 深圳欣旺达公司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粤桂两地连线,包车千里接人!”研发基地位于深圳市光明区的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复工后决定接员工返岗。

“为避免复工时人手不足,且员工乘坐公共交通存在感染风险,我们就通过包车接他们回厂。”欣旺达公司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叶智林说,确定了符合复工条件,且愿意复工的人员名单后,公司计划先行开设9条线路,广东省内有湛江、茂名两线,广西则有河池、百色、南宁、桂林等7条线路,涉及9个市。乘车人齐了,线路也安排上了,但大巴车和驾驶员还得找。非常时期,市面上没有公司和个人接单,多花钱也不行,加之路线跨省过市,企业以一己之力,很难成行。了解情况后,常驻广西的广东省第二扶贫协作工作组出面协调粤桂两地多个市县的扶贫、人社、交通、卫健等相关部门,采用统一组织、统一体检、统一包车、统一跟车服务,全程配备跟车干部和医务人员,护送工人返深复工。

“很给力!通行手续,全部协调解决好了。”公司总裁办副总经理赖勇智说,统一上车点在各市客运站,但工人居住地较为分散,从村镇到县里再到市,单程就要三四个小时,大家一起想办法,让工人从上车点到下车点,从老家到公司,一路尽量不用下车或换乘,以最大限度避免感染风险。“返岗员工不仅要



家门口的便民服务站

3月16日,北京朝阳区的一处小区外,由餐馆改成的便民服务站吸引了不少顾客。据了解,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北京市为保证居民生活,对餐饮、菜市场等行业发布了一系列红利政策,在减少餐饮企业运营压力的同时,也为周边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G民声

县域“零工经济”有待恢复

舒年

在新办举行的支持产业链协同有序复工复产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推动省级联防联控机制以县域为单位,分低、中、高风险三个等级,摸清情况,精准施策”。

现阶段,全国绝大部分省份规模以上企业已经复工复产,各地也陆续出台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措施。而在相当一部分的县城,建成区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城关镇、总共只有一两条马路的普通乡镇里,大量居民并非在大中型企业就业,因为当地本来就没有多少大企业,而是从事零工工作。

58同城旗下的58同镇曾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对1.6万余名县城居民进行调研,发布了《2019中国县城零工经济调查报告》,发现受访的县城居民中,有52.27%的居民有零工收入,其中半数为既有零工也有主业,另外半数则以零工为主要收入。这些零工工作中,既有网约车、外卖、网店等基于互联网的工作,也有建筑、装修、搬家、货运、销售、餐饮、手工等工种,超过六成的县城零工者是不稳定工作,超过四分之三者为高中及以下学历,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总人数的近四成。

换言之,在如今大工厂普工普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的情况下,在流水线日益智能化的情况下下,受包括个人情况在内的诸多条件所限,有相当一部分县域劳动者仅能依靠“零工经济”为生。出一天力气拿一天钱的装修工、建筑工、货运工,几个货架组成的小超市里的服务员、只有几张桌子的小饭馆里的厨师、只有几间客房的小客栈的老板娘,这些人群也是县域用工和县域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他们也很难通过在线方式来工作。更为关键的是,疫情发生之时正值岁末年初,零工春节休息,节后受疫情影响,要么工作场所没开门,要么业务量缩减招工减少,要么零工工作者因交通阻隔和居住地限制无法到达用工需求较多的地方……

复工复产后劳动者有没有找到岗位,收入够不够,不能只看规模以上企业,小微企业就业者、个体户、灵活就业者也要被关注,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还能有哪些改善,个体户和灵活就业者的增收渠道还能被如何拓宽?

事实上,县域“零工经济”存在于县乡之中,其灵活性远远高于大中型企业。正因如此,恢复县域“零工经济”,增加零工工作者的岗位和提升其收入,有关方面做的不能是“放任自流”,或者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有时反而适得其反,真正需要做的,是结合当地疫情实际情况,把对“零工经济”及其生存土壤的诸多限制拿掉,复工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千里对接的美丽瞬间

本报记者 陈华

安徽明光火车站进行站房改造,这给老家在河北,如今在明光市创业的残疾青年吴明月的出行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他坐轮椅行动不便,便与车站工作人员有个约定:进站提前联系,车站对接服务。“站房改造,还能和以前一样吗?”近日,正在心里打鼓的他接到原明光站党支部书记安二顺的电话,虽然调任滁州北站,安二顺仍然惦记着约定,将信息告知新任书记刘海林。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对接开始了。

“我这里有重点服务旅客,从蚌埠南站到河北定州。”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刘万勇接到刘海林的电话。列车驶入蚌埠南站后,两名职工推着轮椅,一路护送吴明月来到站台,列车长吴慧倩将他送上列车。“列车上有无障碍厕所,轮椅可以直接推进去。”

石家庄站客运值班员刘慧恒接到吴慧倩的通知后,联系该站“馨桥”爱心服务区客运员仵元康。这一服务区不仅有直梯、盲道等,还有第三卫生间。前往定州的列车检票时,仵元康用轮椅将吴明月送上车并做好交接。定州站“580”服务台接到服务工单后,客运值班员王彩丽、马玉龙将吴明月从站台送至出站口。“需要对接公交或出租么?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吴明月与明光火车站的“缘分”始于2016年,那年他来安徽面试。“明光站是百年老站,从车门到站台有1.5米落差,轮椅卡在车门口。”这一幕被安二顺看到了,他和职工合力将吴明月和轮椅一起抬下车。“安书记留下联系方式,嘱咐我以后可以提前打电话,他们负责接送。”

吴明月一开始是在明光市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工作。2018年,他扎根明光创业,从事轮椅等用具的生产。他外出次数增加了,来吴明月厂里参观谈合作的残疾人也多了起来。明光站得知情况后,专门制定了相应措施为来往车站的残障人士提供服务。

重逢

3月19日,在武汉天河机场,河南医疗队队员郭燕姿紧紧抱住丈夫王国晓。

夫妻二人都来自河南新乡,王国晓是医生,郭燕姿是护士长。2月9日,夫妻俩驰援武汉,随后,郭燕姿被分配到青山方舱医院工作,而王国晓则被分配到了另外一个区。从那以后,夫妻俩已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当天,夫妻俩在机场重逢。

随着湖北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经批准,援鄂医疗队开始有序撤回。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面对疫情,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的爱心妈妈做出了选择

留守在“公寓家庭”陪伴孤残孩子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景双喜

在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有一个名叫“爱心妈妈”的项目,女工在福利院的单元房内扮演母亲的角色,孤残孩子在单元房内与爱心妈妈共处,组成一个“公寓家庭”。疫情到来后,福利院对外封闭,同样有自己家庭的爱心妈妈们,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做出选择,是回到自己家里陪伴家人,还是留守在“公寓家庭”内陪伴孤残孩子。

武银环,爱心妈妈工龄10年,她选择留在孩子们身边,照顾着自己单元家庭里的5

个孤单孩子。“持续的封闭期让年幼的孩子难免出现情绪波动,我结合孩子的需求,每天编排游戏与孩子们开心互动,通过做纸杯保龄球游戏、搭积木、投球、圆圈传球……来缓解他们的焦虑。”她说,每天都有新花样,让这段日子成为孩子们最难忘的时光。

夜深人静,当孩子们进入甜蜜梦乡,武银环拖着疲惫的身躯,还要及时把孩子换洗下来的衣服洗掉。每天,武银环家里总是能传出孩子们欢乐的笑声,这成为儿童福利院封闭期公寓家庭最美最动听的声音。

虽然从事爱心妈妈工作只有4年,但杨金莲却有着丰富的带孩子经验,她也毫不犹

豫地选择留在“公寓家庭”。清晨,当孩子们还在梦乡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在厨房忙碌着;夜深人静之时,等孩子们都睡下,她顾不上休息,在准备着第二天的早餐。餐桌上如何做到每日荤素搭配,三餐不重样,在饭菜的制作花样上下足了功夫。“我‘家’有6个孩子,年龄从3岁到15岁,都处于长身体的阶段,每天想方设法给孩子们制作色香味俱全的营养三餐,让孩子们吃出妈妈的味道。”

爱心妈妈们不仅要照顾“公寓家庭”内孩子们的饮食起居,也要督促学习,疏导心理。杨金莲严格督促孩子们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作业,并设计出各类游戏让孩子们在封闭期